

《外国文学》丛书

卡拉迦列讽刺文集

〔罗马尼亚〕伊昂·卢卡·卡拉迦列著

冯志臣 张志鹏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I. L. Caragiale
OPERE ALESE

根据 EDITURA CARTEA ROMANEASCA,
Bucuresti, 1972版译出

卡拉迦列讽刺文集

〔罗马尼亚〕伊昂·卢卡·卡拉迦列著
冯志臣 张志鹏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怀柔县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850×1168 1/32 9.25印张 218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10215·79 定价: 0.82元

作者简介

伊昂·卢卡·卡拉迦列 (Ion Luca Caragiale) 是罗马尼亚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52年1月30日生于普拉霍瓦县的哈伊马拉村。1870年他父亲去世后，家境中落。为了维持生活，他当过誊写员、提词员、家庭教师，后来又做过报纸校对员、编辑、剧院经理以及督学等。

卡拉迦列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讽刺喜剧《一封失掉的信》在罗马尼亚戏剧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讽刺作家。他辛辣犀利的讽刺短文象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无情地解剖了罪恶的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他运用泼辣多变的文体和形象鲜明的语言，揭示了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虚伪与丑恶，抨击了地主与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嘲讽了剥削阶级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腐朽的教育制度，以及营私舞弊等一类丑恶的社会现象。

他的作品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罗马尼亚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说，他对上自国王和“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下至形形色色的庸俗市侩，全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解剖和鞭打，与此同时又对朝不保夕的小职员和倍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因此，他的讽刺作品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得到罗马尼亚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由于卡拉迦列触犯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所以他在坎坷的一生中遭到了种种非难和攻击。1904年，他被迫离开了罗马

尼亚，客居柏林，并于1912年1月6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柏林去世。

罗马尼亚解放以后，卡拉迦列及其作品得到了人民的公正评价，1949年，他被追认为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

译 者

目 录

作者简介

罗马尼亚胜利大饭店.....	(1)
东家.....	(7)
政治与鲜货.....	(10)
忠诚大街上骇人听闻的自杀案.....	(16)
急件.....	(27)
C.F.R.....	(34)
对爱国牺牲精神的报答.....	(41)
某人是怎样成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	(46)
沉闷的空气.....	(51)
果耶先生.....	(57)
愚蠢的教员.....	(63)
局势.....	(69)
拜访.....	(74)
头等奖.....	(79)
我的朋友某君.....	(86)
最新消息!	(92)
中学毕业考试.....	(99)
一点儿小积蓄.....	(104)
布比科.....	(110)
一个缺陷.....	(118)

巡视·····	(124)
四月一日·····	(135)
天才的胜利·····	(141)
礼物·····	(147)
朋友·····	(152)
婚姻法第二百一十四条·····	(159)
闷热·····	(176)
办外交·····	(182)
二十五分钟·····	(187)
FIVE O' CLOCK ·····	(193)
关系网·····	(200)
卑鄙·····	(206)
新闻报道·····	(211)
星期日的休息·····	(220)
变色龙·····	(228)
伊昂·····	(233)
两张彩票·····	(240)
在门若拉客栈·····	(259)
复活节蜡烛·····	(270)

罗马尼亚胜利大饭店

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我心里一直感到很不痛快。昨天一整夜我是蜷缩在二等车厢的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度过的，而且身边还挤满了一群刚刚看过展览的布加勒斯特人，他们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各自的观感和印象……清晨，我总算离开了他们，直到傍晚时分，才终于来到这座小城。这儿是我的出生地，自从儿时离开之后，一直没再回来过……应该承认，此时此刻我并没有感受到重返故里的激动，而且这里的草木也没有对“它们的旧友”做出任何特异的表示。离开车站以后，我穿过了几条凄凉的小街，满城的贫困和破败景象更加使我感到不快。坐上马车，趁着月色，沿一条陌生的道路继续赶路吗？不！最好还是在这里停一夜。我需要休息，需要避开纷乱的笛声和钟鸣，特别需要摆脱对于巴黎的美好回忆，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于是，我订好马车，准备第二天清晨四点钟出发，然后就到市中心的罗马尼亚胜利大饭店去投宿了。

这家饭店是个两层的楼房。底层的中央有一条穿廊，穿廊的一侧是餐厅和酒吧，另一侧是咖啡馆和糖果店。咖啡馆前面摆着的桌椅一直连到了街心。当地的上层人士每晚都要在这里聚会，此刻，已经座无虚席。我的到来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注意，所有的眼睛全都盯在我的身上。我租了一个房间，然后到餐厅那边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并且要了一杯啤酒……人们的目光一齐向我投来，除餐桌上的顾客外，咖啡馆里的人们也都走出来朝我探头探脑……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悄悄地

溜到我的桌子旁边，一边吃着点心，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我。“尼古，到妈妈这儿来！”一位太太喊道。这位太太的叫声没起作用，孩子光顾看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强打精神承受着那些飞箭流矢般的犀利目光，可是最后终于顶不住了，孩子的眼神征服了我。这时，我联想起了关在笼子中的野兽。它们除了饱尝囚禁之苦外，还必须忍受围观者不断投来的目光。现在我亲身领悟到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啊。只需忍受目光倒还罢了！其实，在这一点上，笼中的动物比我要幸运得多，因为观众毕竟还不能动手触摸。可是，我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个孩子居然伸出沾满糖渣的手摸起我来。实在无法继续忍受……我咬了咬牙关……终于避开了孩子的目光，站起身来，付了帐，走进穿廊……那个孩子却跟我走到楼梯口，用眼睛盯着我上楼，直到我在楼梯上拐了弯，他再也看不见了才算罢休。我虽然脱了身，但却感到头晕……

……九号，这是我的房间号码……房间里异常闷热，而且满是新鲜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我打开窗户……窗户冲着大街，前面是个十字路口。远外，可以看到凌空耸立俯瞰全城的火警瞭望塔。窗下是直通右面皇家大街的独立大路。皇家大街是饭店前面的主要街道。能够了解到这些有关地理位置的情况，应该归功于饭店的女招待。然而，因为受到我的打扰，她很不高兴。她气呼呼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点上蜡烛，一摔门扬长而去。现在，我可以辨认方位了。大饭店坐落在我儿时游戏的广场上。我似乎又看见了那个广场。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麇集在一张桌子的四周。桌子上日日夜夜都平摊着一个大开本的签名簿。那是二月十一日以后的事情。每次放学后，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都要凑过去签上一个名字，每人都签了不止一次……我们自幼就对自己出生的城市怀有公民的感情！

罗马尼亚胜利大饭店后面的街道还是老样子。前面十字路口

的两边，各有一家小酒店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大街对面的活动。咖啡馆里，一个男人正俯身阅读一张摊在绿呢弹子台上的报纸；角落中，还有一个人趴在桌子上睡觉。对面的酒店里，有两对青年男女在一面喝酒，一面嬉笑。两个乐师坐在他们旁边的条凳上连拉带唱。从弹着柯普查^①的伴奏者的姿势和表情以及歌手的腰部动作上，可以猜出那大概是一支下流小曲。如果不是饭店前面车声隆隆，我肯定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已经十点钟了……该睡觉了……我躺到床上，没有关窗，也没有吹灭蜡烛……我觉得有点头痛……那个吃点心的孩子……使我中了邪！……难道真有邪魔吗？……我突然从头到脚感到一阵奇痒……吸血的东西！……我赶紧跳下了床！……举起蜡烛仔细一看……真可怕！……熙熙攘攘好大一群，仿佛是在参加公民投票……由于受到烛光的惊扰，它们在白布床单上东窜西跑！怎么办？……我总得睡觉呀！……在床上睡是万万不可能了……我揭下床单，在窗口抖了抖，然后把它铺在屋子中间的地毯上。接着，我又拆开了一包烟叶，把烟末撒到床单上以后，重又躺了下去……我浑身的皮肤热辣辣地难受，实在无法入睡。头晕，神经痛，周身发胀，两眼昏花，烛光正对着我的眼睛……我站了起来，挪开蜡烛，又回到原地躺了下来。

……突然，我一惊而起……大街上一片嘈杂！我匆忙奔到窗口……室外的凉意使我精神一振……火警瞭望塔上的夜光表针指着一点一刻……这三个小时是怎么过去的呢？……难道我打了瞌睡？大街上出了什么事情？……噢，清道夫们围住了一条狗。我知道……这是我们这儿流行的一种恶作剧，我曾多次见过……

几条汉子隐蔽在街的两侧。一只饿狗在厨房后面的垃圾堆上

^① 柯普查，罗马尼亚的一种民间弹拨乐器。

或其它什么地方徘徊。一声呼哨，人们从隐蔽的地方一齐冲了出来，把狗团团围住。刹那间，狗被惊呆了，全身血涌，心脏剧烈跳动，仿佛要跳出胸膛……它预感到情况不妙……颈毛倒竖，浑身哆嗦，夹起来的尾巴一直蜷缩到肚皮底下……它瞪着混浊的眼睛四处窥探，企图寻找一条逃生的道路，可是，它那慌乱的头脑刚刚想到这个问题，先是嘴巴上，随后是腿关节，相继挨了石头，接着，腰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棍子。此后，击打就同雨点一般向它袭来……看样子，狗准备拼命了：这台机器开始启用贮备能源和应急动力，毫无保留地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迎着击打冲了过去……它一声吼叫，突破防线，从那些汉子的腿底下钻了出去，头也不回地一直跑到一个僻静的所在。它已经精疲力竭，不断颤抖的四条腿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舔伤，并且疼得直哼哼。获得睡眠比猎取食物容易得多，而且它眼下最需要的也是休息。它蜷起疲惫的身躯，闭上悲凄的眼睛，从肺腑深处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随后就坠入了梦乡。

无论我怎样着急，对那只狗都是毫无补益的。我可以站在楼上的窗口前进行各种推测：当局的公务人员可能出来干涉，不许扰乱黑夜的宁静，不许打扰纳税者的睡眠。我也可以大声疾呼，但是，什么人能听到我的声音？他们的哄闹和喧笑甚至盖过了深受其害的狗的哀嚎，只见它在许多把扫帚的击打下拼命挣扎，翻滚跌扑，掀起了一团团的尘埃……我的神经很脆弱，不敢再走下去，但耳朵却仍在听着……奇怪……狗不再叫了。一定是已经跑掉了！……可是，耳边传来的却是一阵哈哈大笑……我又向外面看了看。清道夫们懒散地躺在人行道上；借着街角路灯的光亮，可以看见他们的牺牲品被掷在马路的中央。那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白狗……我闷闷不乐地又回到原处躺了下来。还有两个小时就可以动身了……那只小狗真可怜！……这时，外面传来了扫街的声音……刚才，我在糖果店里似乎看见一位太太抱着一只小狗。如果

那只小狗就是那位太太的宠物，而她本人又是此地某个权贵的密友，那么，这些清道夫可就要……

楼下的咖啡馆里传来一阵吵架的声音……好象打破了什么东西……大概是玻璃门被摔碎了……女人的尖叫、男人的吵嚷和尖厉的警笛声混成一片……啊哈，小狗的女主人来了！我跑到窗口。火警瞭望塔上的夜光表针已经看不清楚，但是，塔楼上方的星星却在很有节奏地闪烁，天快亮了……街角酒店前面聚了一大群人……那是挎着货篮来赶早市的小贩……到底出了什么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身穿内衣，打着赤脚，拼命揪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官。警官极力想要挣脱，可是那个女人却揪住他不放，而且还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做出种种古怪的姿势。

“啊，先生！那就是说，因为我是个不幸的女人，而他是警察局的，就可以调戏我？……首先，他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当过我的姘头？”

警官一边整理被揪皱了的制服胸襟，一边喊道：

“警士！她喝醉了……把她抓起来！”

于是，两个警察抓住了那个女人。她挣扎着，想要重新扑过去，可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士揪着她的胳膊，把她拉了回来。

“别嚷，走吧！”警士恶狠狠地吼道，并且重重地给了她一记耳光。

这时，我听见从被堵住的嘴里发出的唧唧唔唔的声音，循声看去，只见在酒店前面的亮光里，那个身穿白色内衣的女人高高举起赤裸着的双臂。她握着拳头，朝后仰着披头散发的脑袋，仿佛脖子已经断了似的，接着，她一扭腰，就直挺挺地仰面跌倒在门槛上了……我用手捂住眼睛，从窗口退了回来……

烛台上的蜡烛已经燃完，只剩下最后一点火苗。我急急忙忙冲下楼去，叫醒门房，付了房钱。已经四点钟了……晨星渐淡，太阳就要升起……马车在等我。几分钟后，马车就驶到了郊外。

多么美好的清晨！多么凉爽的空气！多么静谧的田野！

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出生地的罗马尼亚胜利大饭店九号房间里度过的那愉快的一夜！

东 家

“伊昂，你小子说什么让你锄十天草有点太过分，有没有这么回事呀？”

“可是……我明明记得，我已经干了十天啦，够数了。”

“我到这儿两年，只有你没有下过地，是不是？”

“怎么说呢，东家，我一家老小，拖儿带女，不容易啊……”

“那么，我就没有一家老小，我就容易，对不对，伊昂？你不是不知道，我有四个孩子在这儿，两个姑娘在城里的学校念书……”

“啊……您城里还有……”

“此外还有两个小子在巴黎留学……”

“可您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可怜可怜我们吧！”

“怎么样，这回你该明白了吧，我也有我的难处。”

“话不能这么说，东家，依我看，自个儿的孩子应该自个儿养。”

“伊昂，你把话说清楚，难道我的孩子让你养活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锄草的事，我明明干够十天的数了，你还让我再干十天，有这种道理吗？”

“好小子，你要讲道理，好吧，你等着，伊昂，我好好跟你讲讲道理。”

他走到农民跟前，搂头盖脑地就是一阵拳头。

农民被打得头晕眼花，从地主家直接到村公所告了状。

一个钟头以后，村长手里拿着皮帽子，来到他东家的门口。

“东家，那个该死的伊昂惹您生气了，是不是？”

“我说村长，你甭管这种闲事，只要关照一下，明天有人干活就行了！还有，那笔债你别忘了，明白吗，不然的话，有你好瞧的……”

“那当然，东家，回头见。”

第二天，伊昂把一份状子送到了区公所。区长把呈子批回村公所，责成村长处理。

村长看到区公所的大印，便对农民说：

“你把这玩艺儿拿给我干什么呀，还是给东家送去吧。”

“什么，我去找他，还不是要挨一顿拳头？还是您送去吧。”

“我不便去找他，否则，他又该抓住我讨债了。”

农民趁着拉脚进城的机会，向县政府递了状子，控告地主加重农民负担和殴打佃户。

连日来，县长忙得焦头烂额，因为地方执政党内险些发生分裂。如果地方政府失去几名支持者，他的官职就算丢了……况且，他还有一家老小呢……

于是，他便把这位农民的状子批转给了区长，那么区长呢，正巧有些私事要找东家商量，便打发农民先回家去，并且对他说，一定可以在路上赶上他。

到了村里，落脚的地方自然是东家的家里喽。区长酒足饭饱之后，还小睡了一两个钟头。然后，跟东家手挽手地来到村公所，传农民来当面对质。

农民一到，东家便气得红头涨脸，破口大骂：

“你这个穿草鞋吃棒子面的臭泥腿子，竟然狗胆包天，告起老子我的恶状来啦？！……”

说着，便不慌不忙地走到农民跟前，搂头盖脑又是一顿拳头。

区长满脸堆笑地说：

“阿基尔老爷，阿基尔老爷，犯不上跟这种人生这么大的气嘛……”

地主正在气头儿上，自然听不进区长的话，还是一个劲儿地照打不误，直到自己累了才住手。他一边朝门外走，一边喊道：

“我让你告个够！”

农民稍微清醒了一点之后，区长问道：

“哎，说说看，怎么样啊……”

“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这次就算了吧，等下次再说。”

“下次还不是跟这次一样，要是再来这么一次，还不打得我整个夏天都起不了床，冬天饿死了事。与其这样，还不如再给他锄十天地，反正上帝知道……”

“对了，你这话倒有点道理。我说老乡，只有农民跟地主和睦相处，大家才有好日子过；佃户和东家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敬重，这是上帝的意思，你应该懂嘛。一个人生活好了，太太平平的，怎样说呢，还不是为了……为了，说到头，为了大家，为了大家过舒心的日子，是这个理吧？”

就这样，区长足足开导他一个钟头，当然，也没有忘记大讲特讲政府对农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忘记告诉这个佃户政府为了确保农民的利益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法令。

然后，这位区长便向县长呈递了一份报告，声称双方根据县长的指示精神，已经言归于好。

政治与鲜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值得向读者讲一讲。

我要说的是在某个省城，更确切地说，那是个小都会，它的名字无关紧要，有一个非常聪明的食品商。此人在政治上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是个死硬的保守党的拥护者。所以自由党对他恨之入骨，可是又毫无办法，因为他的食品店在当地是同行业中唯一的一家头等商店，并且也象大城市的高级食品店一样，总是货物齐备。那么，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不久前，保守党的一位前任内阁部长来到该城，准备住到竞选结束，决心同执政的自由党较量一番。为此，他租用了这个保守派商人的一套上等房间。这套房地处闹市，就在食品店的上面。这件事情使自由党人极其恼火。他们专门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找食品店老板，厉声质问道：

“你把房子租给二地主啦？”

“是的。”

“把预付的租金退给他！”

“为什么？”

“你是商人，是我们的人，根本不该这么做，不该把房子租给那个二地主。”

“可是，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的人，请原谅，我是保守派。”

“好吧，你会后悔的！”

果然，自由党人立刻行动起来，开始找他的别扭。他们在关税、商品税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给他制造麻烦……不仅如此，他们还互相串连，短短两三个星期之间，逐渐不再光顾他的商店。这

个商店老板注意到了这种抵制行为，但是，奇怪的是销售额却同往常一样，没有变化，只是李子烧酒和苦艾酒零售量大幅度下跌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即使不是反对派，自由党人也只能买点李子烧酒和苦艾酒。聪明的商人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为了既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同时又能继续从保守派商人手里弄到各种时鲜货物，自由党人不再亲自出马，而是另外派人采办，不过，采买人对买主的真实姓名是绝对保密的。

一天，从在店堂中喝酒的顾客的谈话里，食品店老板了解到当天晚上某位先生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那位先生原来就是扬库。此人是个平步青云的农村暴发户，也是这次抵制行动的发起者。他要在家摆酒席，招待一位内阁部长和两三个演说家。这几个人是从布加勒斯特专程来到此地，准备组织一次竞选的公众集会。扬库先生的夫人是操办宴会的能手，同时又很擅长于交际。恰好这天，我们那位食品店老板收到了一大批进口的时鲜货物，于是他就在店前的大玻璃窗上张贴了一张广告：“本店新到：上等鲜鱼子，新鲜牡蛎，莱因鲑鱼……”

这是个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店里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顾客，有人在喝酒，有人在用餐。这时一个匈牙利人吵吵嚷嚷地闯了进来：

“喂，鲜鱼子怎么卖？”

老板皱着眉头，仿佛在想着心事，随口反问道：

“你要多少，亲爱的？”

“……两三公斤吧。”

“嗯……你从哪儿来的呀？”

“这你管不着。你说多少钱吧！”

“如果你不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就不卖。鱼子已经让有钱的老爷们订下了。”

匈牙利人迟疑了一会儿之后只好走了。